

生为男人

话里画外系列文丛



昆仑出版社



湾 / 文
石 / 图
车 / 前
子



生 为 男 人

石 湾 文 车前子 图



昆 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为男人/石湾 著. -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9

ISBN 7-80040-609-1

I. 生… II. 石…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1426 号

书 名:生为男人

作 者:石 湾

责任编辑:祁周虹

装帧设计:蒋宏工作室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62183683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三河天利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75 千字

印 张:7.875

印 数:1-5000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609-1/I·455

定 价:12.60 元

石湾散文的人生况味(代序)

朱 晶

去年赴山西采风,与石湾同行。路上闲聊,我忽然觉得他像一位电视主持人,周围的朋友也皆称奇。石湾笑而不语。后来才知道,为此还真闹过误会,中央电视台导演赵安在硬卧车把石湾当成“老赵”,而山东作家张炜竟在北京一次会上拉着赵忠祥叫“石湾”。

①

当然,石湾就是石湾。多年前,他以诗和报告文学知名于文坛,1982年末,一篇《两访葛佩奇》在海内外引起不小反响,十年后创办《作家文摘》,作为编辑又着实风风火火忙了一阵。这期间尤其是近几年,石湾写下大量散文随笔,结集出版《维纳斯的诞生》、《人说我像赵忠祥》、《“作家文摘”的春

雨秋风》、《梦里情怀》，加上报刊散章，已有二百余篇近八十万字。石湾的散文，如风行水上，波澜不惊，不摆“大文化”架势，不逐雕虫小技，均为所历所感，浑若天成。人生是他咏叹的主题，日常细事入笔，蕴蓄深挚爱心，恬淡自然，情真意切，在当今热热闹闹的散文天地，无论眼光、心气还是手笔，石湾的散文独具格调，自有位置。

《失聪记》令人过目难忘。文章妙在叙事的奇巧。笔会看手相引出一段儿时故事，手相“断”得奇，“失聪”经历奇。五岁时右耳被同学打进一粒黄豆，怎么也取不出，偶尔游泳耳中入水，竟长出一丝豆芽……这童话作家笔下也未必有的“神奇故事”，后来竟成了朋友聚会时石湾抵制唱歌、跳舞的法宝，成了他“没了痛苦，没了怨尤”的“特殊的精神享受”。读起《最深最久的记忆》就不那么轻松了。那是关于童年、关于故土、关于纯真与友爱的回忆，不论作者经历了多少辉煌的日子，肯定忘不了这段让他心灵震颤的往事。寒寒是长“我”一岁低“我”两年又在同一教室上课的女孩，两小无猜，“春天挖荠菜，夏日拾麦穗，入秋采菱角，冬末捉麻雀”，乡亲和两家都议论着让寒寒做“我”的“小媳妇”，虽然情窦未开，“我”还是觉得寒寒“那个浅浅的酒窝可好看了”，也忘不了，她为“我”磨墨总要点酒，那墨磨得又浓又香”……“我”去南京读书终于把二人隔开，母亲病故，寒寒不得不嫁人，27年前俩人分别，“我掏出先前总是她用香皂帮我洗的手帕给她擦着眼泪”。次日离村，“泪水模糊”，手帕仍湿，“我”“带着我俩共同的泪渍告别故土”。类似的别离人类重演过多次，石湾的故事仍然哀婉动人。

石湾散文多次动情地写到农民父亲的勤劳形象。小时父亲背着他辗转乡镇求治耳疾，石湾赴苏州读高中、到南京上大学、离家乡去北京，父亲都是光着脊梁挑行李，在奔牛站送他上火车。《麻糕》写父子吃“点心”。十来岁时他随父亲推车捞猪草，中午累饿了赶到小镇西夏墅，父亲身上仅有两角钱，一壶茶八分钱，儿子两块

麻糕六分钱，又外添三分钱：“给我小佬做一块加糖的。”父亲在世，从没带他下过馆子，西夏墅“喷香酥甜”的加糖麻糕便是“我这辈子印象中最好吃的点心”。而《舔碗》则记下了独特的“家风”。石湾一家喜吃家乡捎来的香米，每次香米熬粥，他喝光两碗半，用舌头把碗舔个一干二净，咂巴有声：“真香！”妻子开玩笑，说是“饿汉的穷相”。岂不知，舔碗是苦日子形成的“家传”。过去，农村吃糠咽菜是常事，逢年过节才能换几斤好米“香香嘴”。喝完粥，父亲总要习惯地用舌头把碗舔干净，这“仿佛是一道无声的命令，我和弟妹们都自觉地效仿起来。”光着脊梁挑担，八分钱的清茶，舔碗——石湾笔下的父亲，江南风骨，独一无二，看似卑微，却有如雕刻般嶙峋坚韧，其内心充溢着无言的真爱。回忆是生命意识的复归。怀旧散文，应当源自个人的由衷感触，一定是某种摆脱不了的依恋迫使作者再寻流逝的人生情结，那是他的也是大家的。石湾的追索，就会让我们重获或温馨或忧郁或甜美酸涩的心灵体验。

③

现实中的亲情，更为石湾所关注。如一位哲学家所言，“个人情感关系中的本质要素是它们的相互交流关系。”亲情的诗意，就在于平易的和谐与相知，在于血浓于水的依赖与佑护。《掌勺规定》活泼幽默，“露一手”的男主人博得妻子女友的赞叹，妻子心中之喜悦自不必说。《洗衣有瘾》情趣盎然，“我”每周“承包”的洗衣，不仅是休息和调节，也是对妻女“知冷知热”的机会，她们衣着的尺寸和喜好“了如指掌”后，出差带回几件美观合身的衣裙，便造就了全家“最快乐的节日”。可资玩味的是《入秋》，难得这对中年夫妇对“瓷盘摄影”的兴致，“当年穷得连结婚照都没有拍”，“入秋”时节抓紧“补拍”，显然不止于“珍惜这生命的秋天”，而且怀着对未来新的期待。小小一张合影，迸发着生活的热情。《父女情深》、《不知老之将至》、《雪地荠菜》也都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平凡人生的快乐、自尊和魅力。

石湾散文，胸襟开阔，触角敏锐，不乏机智、宽容和典雅，又往往流贯着忧患的正气与同情心。80年代初，他从一个智力超群、懂电脑的13岁男孩身上感受到“新时代智慧之鸟”的飞临（《在智慧鸟飞来时》）；“打的”偶遇一位不起眼的女司机，她的人生理想是办一个专收外国孩子的“托儿所”，他不能不钦佩她“精神上的富有”（《“打的”幸遇》）；而一位女作者的不幸命运却让他黯然神伤：被共患难的某名作家抛弃多年，苦苦盼得一套新居，竟到了癌症晚期（《向往新居》）。更令我心动的是《生为男人》。干校年代，一女舞蹈演员因被诬为“五·一六”分子而自杀，白色恐怖之下，她丈夫都未去送葬，那未露名的“硬汉子”却连夜为她垒坟志哀，轮到他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头”，更不畏惧，“潇潇洒洒走上台去”。笔触凝练沉着；把特殊年代一位“令人敬佩的真男人”刻画得肝胆照人。石湾称，“个人经历中还有几个重要的题目尚未触及”，“文革”岁月的阅历，可能就是他有待深入开发的矿藏之一。

文坛几十载，创办《作家文摘》是石湾人生和事业的亮点。调离时痛哭失声，可知其酸甜苦辣、百感交集。石湾已发表的散文随笔，涉及编辑事业和文艺界现象的占很大比重，倾注了他的心血与爱憎，应作专文评论。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人生意味深厚的两篇文章。一是怀念高晓声的《作家里的乡亲》。高晓声是石湾敬重的同乡和先辈，俩人多有交谊。90年代后高晓声很少进京，五次“作代会”特意找石湾陪他看了圆明园，回南京后来信说：“在北京工作，不大易。我就不会习惯。”得知石湾任职于作家出版社，在多家争稿的情况下，把散文自选集给了作家出版社。因图书市场低迷，书稿出版拖期，经石湾和责编的努力，终于在1999年6月初将样书寄出。也是由石湾提供联系方式，《人民文学》老编辑杨筠得以在6月号刊物发出高晓声的绝笔作《正欲洗手上岸时》。而这段时间恰与病重的老高失去联系。7月6日，高晓声病逝。中旬方从陆

文夫处得知：《高晓声散文自选集》和6月号《人民文学》高晓声临终前都看到了。曲折与忐忑娓娓道来，捧出的是编辑的良心和乡亲的殷殷真情。另一篇是纪念洪雪飞。如果说前篇是连环纵说故事，此篇则为散点勾画情景：其一，70年代末，石湾与人合作为洪雪飞写昆曲剧本《春江琴魂》，公演成功，洪雪飞“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欣喜”；其二，80年代末，东单至天坛的公共汽车上，洪雪飞悄声诉说女儿“待业”。看病不“打的”，窘状可见，但仍约石湾为她写戏，甘愿“等到下个世纪”；其三，传来洪雪飞的噩耗，媒体泼污水：一代名优“走穴”丧身沙海……石湾大为不平，想起洪雪飞“人一走，茶就凉”的著名唱词，把文章定名为《新沏一杯茶》，以寄托哀思。这种不随俗的文品与人格，这种散淡而不失锐气的文化风度，值得赞赏。

（原载2000年11月28日《文艺报》）

目 录

1	石湾散文的人生况味(代序)
---	---------------

人 生 当 笑

3	生为男人
8	分享愉悦
13	作家里的乡亲
22	新沏一杯茶
26	别样的痛
29	想起同桌
35	“四清”的日子
41	人生当笑
47	本 色
51	八仙楼留影

- 55 认识黄河
- 63 “句号”的画法

家 园 望 月

- 69 拆 网
- 73 差 别
- 76 家住潘家园
- 81 装修流行病
- 86 善待保姆
- 94 演员老矣
- 99 祝福女儿
- 112 望 月
- 115 衣冠何楚楚
- 122 又买新米
- 124 “正点”
- 127 有幸吃河豚
- 131 业余农民
- 134 马蜂窝

文坛光影

- | | |
|-----|-----------|
| 141 | 时空错乱 |
| 144 | 《作家文摘》的诞生 |
| 152 | 无法幽默 |
| 157 | 命题作文 |
| 160 | 文史不分家 |
| 165 | 自 考 |
| 169 | 敲门砖 |
| 173 | 选择的勇气 |
| 177 | “上帝”的关照 |
| 182 | 一面之识 |
| 187 | “枪手”曝光 |

3

天下风景

- | | |
|-----|-------|
| 193 | 新桃花源记 |
| 196 | 圆明新园记 |

200	美人树
203	龙湫人
208	万盛米行
211	秀水风景
214	面对沙尘暴
217	环城新绿
221	黄河水清清
224	奇石无价
227	马来西亚揽胜
239	后 记

人生当笑

REN SHENG

DANG XIAO



人生当笑



車馬子



生为男人

有句俗话，叫“痴情的女子负心的汉”。古往今来，以此为主题的婚恋故事多如牛毛。在生活中，每当人们谈起情感经历，也常有女士、小姐气不平地说：“世上没一个真男人！”

我曾这样辩驳：“世上真心的好男人还是有的，只是你没有遇到而已。”

“那谁遇到啦？他在哪儿？……”碰上较真的女士小姐，就非追问个水落石出不可。

被逼无奈，我就只有道出我心目中的那个真正的男人。

听我讲完之后，没一个朋友不是心服口服。一番唏嘘之后，又总这样问我：“你是作家，这样真男人的故事，你为什么不写写他呀？”

“人家也是文人,要写,最好是由他自己写。”我说。

“嗨,你可以写成小说嘛!何必拘泥于真人真事?”……

其实,早在20年前,就有一位文友以他为原型写过一个短篇。可是,这篇小说却未能公开发表。屡遭退稿的理由却是:不真实。

分明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却真实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这就更显出其独特的魅力。

故事的主人公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与我同在一个连队。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与他只偶然在一个作家文集的出版座谈会上碰过一次面。那次,只听说他所在的出版社不很景气,第一把手因什么错误下了台,而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收拾残局,只得由他这个副职在支撑门面。他本性未改,依然处变不惊,眉宇间透出一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大丈夫气概;只是头发几乎全都白了,显得有些苍老。他告诉我,他已过了退休年龄,一旦新的第一把手到任,他就不再干了。我说:“是啊,你也该歇下来写点自己的东西了。”他回了我一个苦涩的微笑,不怎么在乎地说:“只能到时候再说啦!”

一晃又过去几年。在前些天收到的一本杂志上,还果真看到了他一篇回忆干校生活的文章。下干校,对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而在我们那个连队,他应该说是受难最为惨重的一个典型。他忆写了他在干校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头子和几次死里逃生的不幸遭遇,那一幕幕不堪回首的恐怖场景,至今读来,仍令人不寒而栗。然而,不知为什么,他竟没有忆及我久久盼望由他自己来写的那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70年夏天。当时,我们的干校已由河北怀来县沙城迁到宝坻县。干校没有自己的校舍,下放干部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我们连的驻地叫南清沟,离后来被江青捧红的小靳庄只有十几里地。我们连由三个被“砸烂”的文艺单位组成,过的是军

事化的集体生活。除白天下地干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外，晚上就是无休止的“斗、批、改”。驻扎南清沟那一阶段，运动的中心任务是抓“五·一六”分子。

如今人们都已明白，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四人帮”制造的一大冤案。可在当时，抓“五·一六”分子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每揪出一个“五·一六”分子，就单独关押，称之为隔离审查。然后，就是对所谓审查对象大搞逼供。因此，只要哪个班排新揪出一个“五·一六”分子，就搅得全连以至全校不得安宁，人人自危，充满阴森可怖的气氛。

一天，军宣队在点名时突然发现一个已列入揪斗名单的“五·一六”嫌疑分子失踪了。这当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了。失踪者原是舞蹈演员，身材窈窕，面容姣好，性情温和，大伙儿怎么也无法把年轻貌美的她同穷凶极恶的“现行反革命”画起等号来。据说在此之前，军宣队已找她谈过话，政策攻心小组也对她攻了多次心，可她就是“执迷不悟”，不肯“坦白自首”。同班排的下放干部说，头天劳动休息时，只见她用树枝在地上划拉，细一瞧，写的全是她自己的名字，精神很不正常，想必是预感到自己要被揪斗了。一位负责人在全连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打的是一场人民战争，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一个‘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也跑不了！”于是，全连停工，兵分八路，尽快将她捉拿归案！

5

她潜逃到哪儿去了呢？是宝坻，还是天津、北京？有关方面让大家把她亲朋好友的地址都提供出来。当时南清沟生产队不仅不通汽车，而且连电话也打不了，就只有一处处派人去围追堵截。不巧的是，那几天接连下雷雨，乡间土路泥泞不堪，可把外出执行任务的人折腾苦了。可是，这是军宣队下的命令，谁也不敢违抗。

一连找了好几天，所有她可能歇脚或躲藏的地方，都找了个遍。从各处汇来的信息，都是一句话：没见她的踪影！直到天放晴